

黄河那道弯

杜拉尔·梅 王瑶 著

著

内蒙古

出版社



黄河那道弯

杜拉尔·梅 王瑶 著

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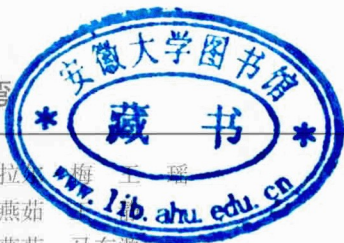
黄河那道弯 / 杜拉尔·梅, 王瑶著. —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14.9

ISBN 978-7-204-13125-9

I. ①黄… II. ①杜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34378 号

黄河那道弯



作者 杜拉尔·梅 王瑶
选题策划 马燕茹
责任编辑 马燕茹 马东源
责任校对 王瑶
封面设计 马东源
封面绘画 艾妮莎
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地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中山东路8号波士名人国际B座5楼
网址 <http://www.nmgmcb.com>
印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本 710×1000 1/16
印张 12.75
字数 215 千
版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
印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4000 册
书号 ISBN 978-7-204-13125-9/I · 2577
定 价 31.00 元

图书营销部联系电话:(0471)3946299 3946300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联系电话:(0471)3946120 3946169

引 子

黄河那道弯是从喇嘛湾拐过去的。

要说喇嘛湾,就得先说凤凰山。要说凤凰山,就得再说说凤凰山的来历……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,有一只金色的凤凰在蔚蓝的天空上翱翔,人间美景真是太美了,贪恋人间美景的凤凰忘了休息,不停地飞啊飞啊,看啊看啊……当它飞到一个长满枳机草的地方的时候,金黄色的枳机草让金色的凤凰想起了妈妈的羽毛,凤凰很久很久没有见到妈妈了,它惊喜地落下来,看看是不是妈妈在这里躲藏。

金凤凰用爪子扒拉呀,用嘴巴啄捣呀,就是不见妈妈的身影,金凤凰还是在努力寻找,嘴里叽叽喳喳地叫嚷:“妈妈,妈妈……”

微风徐徐吹来,一个浪接着一个浪的枳机草涌动着、翻卷着,吹得金凤凰的困劲儿上来了,它接连不断地打了几个哈欠,跌倒就睡着了。

也许,这只金凤凰实在是太累了,或者,它当真以为这里就是妈妈温暖的怀抱。这一觉睡得特别踏实、香甜,睡过去,就再也没有醒来……后来,这只凤凰就变成了一座山,人们叫它凤凰山。

凤凰身上的那些茸茸的羽毛变成了茂密的森林。

再说黄河那道弯,为啥叫喇嘛湾呢?

传说有一个四处云游的喇嘛,路经凤凰山,发现凤凰山上有一个山洞,气场



极好,就停下来打坐修炼,潜心诵经。直到有一天,这位喇嘛在这里修炼成仙,浮云而去。

这个消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广为流传。很多喇嘛千里迢迢慕名来此修炼，希望能够在这里修成正果。从此在凤凰山，经常有穿着紫色袈裟的喇嘛出没。

因此,黄河这道弯,就叫作喇嘛湾。

上篇 槐花开了

槐花开了，开得那么娇艳，开得那么芳香，开得那么从容。它一簇簇、一串串尽情地绽放，像是一群蝴蝶被一条绳子捆绑在一起，挣脱绳索飞翔，是它们不懈的梦想……



这天晚上，春娥使尽了浑身解数想往王老槐的被窝里钻，王老槐就是不答应，他慌里慌张地拦着：“不得了，不得了，这可行不得，出事了怎么办？”

春娥还是像一团无骨的面团黏着王老槐。“么事的，么事的，都六个月了，能行了。”春娥一边喃喃低语，一边掀起王老槐的被子往里钻。王老槐索性用被子把自己卷个籬笼子，不让春娥进来。春娥实在是进不个，就坐在那儿嚶嚶地哭起来。王老槐也坐起来，麻烦地说：“哎呀，哭甚呢？这不是怕你肚子里的娃出事么，咱们好不容易有了这个娃，甚不甚咱都要好好保护他，你忘了上次流没有的教训啦！”

“那次是因为娃太小了，俄问过了，说六个月以后就么事了，再说，你明天就走了，这一走就说不上甚时候回来呢，还不那甚？”春娥又要掀王老槐的被子。

王老槐赶紧压住被子，“可不能乱来呀，咱们都忍了这么长时间了，眼瞅着就要大功告成了，可不能我临走再有了闪失。”

春娥泪眼汪汪地软软地央求：“哪怕你抱抱我，还不行么？”

“那也行不得，这男人怎么能跟你们女人一样呢，俄一抱你，控制不住了咋球闹？”王老槐一扭身，又拿被子卷住身子，态度坚决，不容侵犯的样子。

春娥嘴一撇，又哭了起来。

王老槐最烦女人哭哭啼啼的，他用被子蒙住脑袋之前，还甩出硬邦邦的一句话：“这是闹球甚呢。”

一句话戳得春娥的心顿时凉了下来，连她的眼泪都变得冰凉冰凉的，流到枕头上都凉得刺脸。春娥觉得自己的颜脸丢尽了，第一次下了决心主动求欢，却被断然拒绝，太没面子了。她在心里恨恨地骂：你当俄是自己想呢？还不是

觉得你个大男人这么长时间不那甚，才这么下贱地主动么？

春娥听说男人都是最禁不住哄逗的，这个男人却偏偏不同，莫不是外面有女人呢？一想到这里，春娥的眼泪又翻滚着往下流。这一夜，春娥连眼皮都没合过，生生瞪着眼睛看着天色渐白。而身边的男人，却睡得呼哧呼哧的。

天刚有点亮，春娥就起来洗了把脸，然后坐在镜子前在脸上涂画胭脂和香粉，镜子中的女人，就是涂上香粉和胭脂也没法遮盖肿胀哀伤的眼睛。春娥不甘心就这个样子与自己的男人告别，她舀了一瓢凉水，把毛巾浸湿，然后敷在脸上。这样反复几次后，才觉得眼睛有些消肿了，她又重新化好妆。

春娥拾掇好后，坐在炕沿上，默默地盯着还在酣睡的男人。心里有爱，也有满腹的怨。屋外头有人喊了声：“当家的！”春娥也没有叫醒男人。

王老槐睁开眼睛就看见春娥直眼盯着自己，心里一惊，再看了看天色，就忙三迭四地穿好衣服，埋怨着说：“你怎么也不叫一声。”

春娥撇着嘴说：“俄是想让你多睡一会儿么。”说着又哭起来，刚刚化好的妆容被泪水洗涮得没了样子。

春娥这些天，绞尽了脑汁想留住男人别出门，就是留不住。毕竟人家都怀有六个月的身孕了，这个时候男人要外出，这一走又定不下多少时月才能回来，怎么能不令春娥伤心呢。

要是在平时，春娥这样哭哭啼啼的，王老槐早就毛了，这会儿他耐着性子，压低嗓音安抚媳妇：“春娥，你放心哇，我肯定早早地往回赶，我要当爹了，比谁都着急呢。我走以后呀，你有甚事儿就跟家里人言语，他们肯定都给你弄得好好的，不过，你要是生娃娃，最好等我回来以后生！不急得啊……”

“净灰说咧，生娃娃还能等人咧？你要是赶不上俄生娃娃，俄可怎么办呀！”春娥说着说着，又哭开了。昨天晚上努力争取都没能争取上的温存，恼得春娥觉得哭都排解不出去。

王老槐搂住春娥，在她背上拍了拍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不怕的，媳妇，不管我在不在家，你都不要怕，你是咱永和成大当家的媳妇，生得又是第一个娃娃，不论你生的是男娃还是女娃，谁都不会亏待你的。”

春娥猛地推开王老槐，高声大气地说：“说甚了，俄肯定给你生个儿子呀！”

王老槐一听这话就笑了，两个圆圆的眼睛弯得像两轮弯弯的月亮，一张大嘴咧到脸边，露出两排齐刷刷的牙齿。春娥一看见王老槐的笑脸就心软了下来，这是她深深爱恋的笑脸，只要这张脸是笑的，她就觉得心里开了花，自己整个人也变成绽放的花朵。那种感觉，只有自己能体会到，那是女人最幸福的时

刻。春娥这一辈子,其实要求很简单,她只希望自己的男人永远都这样笑着面对她,让自己如花朵般永远绽放。

可是男人啊,就像爱变脸的猴子,乐得快,恼得也快。王老槐很快收起笑脸,马上就正色地说:“哎呀,不能再延误了,走哇!”

春娥肚里怀着孩子,行动很迟缓,她一面扶着腰,一面拉着王老槐的衣襟:“咋咧咧,话还没叨唠完咧,着甚急!”

王老槐早就拿起自己的皮大氅往肩上一搭,耐着性子问:“说哇,还有甚事儿?”

春娥哽着声音,撅着小嘴说:“你还没给咱娃起名字哇。”

“嗨!到底是男娃还是女娃,都闹不机密呢,咋介起名字咧?等我路上想好了再说。”王老槐瞅着春娥浸满泪水又满是怨念的眼睛,定夺了一下:“这样吧……男娃呢就叫他槐米,女娃呢就叫她槐香。先这么个哇,等我走在路上,兴许能想出更好的名字来。”

王老槐的话音一落,大脚已经迈出了门。春娥觉得自己满肚子话还堆在肚子里没说完,王老槐就大步流星地往出走了。走出大门的时候,也没说回头看媳妇儿一眼。

春娥隐忍着泪水,怕的是泪水挡住了视线,看不清男人远走的身影。男人的心啊,总是在外头飘荡,靠女人的一双手是拉不回来的。望着男人远去的背影,春娥在心里发誓:一定要多生几个娃娃,多弄出几双小手手和自己一起拴住他的心。

春娥想生娃的心情越是迫切,命运就越是捉弄她。春娥十六岁就嫁到喇嘛湾,都快三年了,肚子里总是挂不住娃娃,不足一个月就流了,如今,这是头一遭怀下娃娃。生娃娃这件事,对于春娥来说,就是件天大的事。可对于永和成的大当家王老槐来说,永和成的营生才是天大的事。所以,让春娥最难释怀的是,自己头一遭生娃娃这样要命的大事,也不能挡住男人向外走的脚步。唉!谁让自己的男人是永和成大当家的呢。

要说这日子,就跟村西头那条黄河水似的,表面上看平稳迟缓,内里头却汹涌澎湃。想试试水流得快慢,扔一根木棍飘在水面,开始还觉得怎么流动,眨眼工夫就走得远远的了。这日子也是,等你想回味昨天的日子时,昨天的日子早已经走得很远了,而且,想再揣摩今天的日子,今天的日子也快要过去了……

王老槐走的时候,喇嘛湾那棵老槐树上的雪还没化呢,白白的雪团子一朵

一朵地挂在枝头,连凛冽的寒风都吹不下来。只有村里淘气的孩子,铆足劲儿把槐树摇个几下,像棉花团子一样挂在树上的雪块,才极不情愿地滚落下来。现在它已经吐出新芽,然后,杏树开花了,桃树也相跟着开花了……

在喇嘛湾,人人都觉得日子过得快,唯独春娥不觉得,她觉得日子实在是难熬,日头从东边爬上来,她就醒来了,然后就盼着日头落山。越是着急着盼日头落山,日头越是笑嘻嘻看着她不往下落。别的女人怀下孩子都能睡觉,唯独春娥不爱睡觉,从日头落山以后,她上炕躺着,左翻身睡不着,右翻身也睡不着,左左右右翻好多回身,才能睡下。

大肚子的春娥锥着两只不大大的小脚,走路又不利索,出门溜达是万万不能。整天就待在家里思谋着自己的男人:在外面除了做买卖,还能做点甚?冷着呢还是热着呢?能吃到可口的饭菜么?做生意的人里,会有其他女人吗?别的猜测还能一翻篇儿过去,就是这个关于女人的猜测,总是让她不能释怀,她甚至能想出那个假想敌的模样,于是,就在心里跟她争斗。

就在春娥每天眨巴着眼睛想心事、掰着手指掐算日子的这段时间,院墙外的那棵槐树,已经长出嫩嫩的绿芽,定蒙间(忽然),花骨朵也已经冒出来了,在新鲜嫩绿的叶子之中遮遮掩掩,像个女孩子,穿上漂亮的衣服,想让别人看见,又怕别人看见,羞羞答答的样子。

春娥的鼻孔前顿时飘着异样的清香,让她忍不住拿起放在地上的凳子出门,到院墙外踩着凳子伸手折了一枝,拿回家插在注满水的玻璃瓶里。在放下花枝的一瞬间,春娥感觉到一丝疼痛从肚子里面向外扩散,她不知道自己要生了,还是抻着了。于是尖着嗓子叫随身丫头:“大风子、大风子……”

大风子应声过来把春娥扶上炕,然后一声迭一声地问:“小姐你是疼一下下,还是紧气疼?”

“小姐,你是挨住疼呢,还是间气儿疼?”

“小姐,你是内里头疼呢,还是浮面面疼?”

大风子也没生过孩子,这些话都是过来人教她说的。

春娥也说不出到底是怎么个疼法,一会儿说疼了,一会儿又说疼了。大风子预感到小姐真是要生了,她忙手忙脚地找来了几块布子给她垫上,顺势把炕帘拉上,一阵手忙脚乱以后,踩着一双锥子似的小脚慌慌地去喊人,让下人去找接生婆金燕老太。喊了半天,竟然一个人都不在,平日这伙人要是都在家里忙乎的时候,真是嫌乱,临到吃劲儿时候,却不知道都跑出去做甚了。大风子把春娥安顿好,就自己跌倒咕隆地去找金燕老太。

大风子虽然结过婚，却还没生养过呢，见不得这情形，吓得两腿发软，不知道是咋赶到金燕老太那儿的，见到金燕老太，她抖颤着说：“小姐、小姐生了……”

金燕老太并不认识大风子，却对小姐生孩子感兴趣，她提亮嗓子高声说：“是哪家的小姐生了？”

大风子喘着气说：“是永和成的大掌柜家的奶奶要生了，肚子紧气疼着咧。”

金燕老太一听是永和成大掌柜的媳妇生呀，两只眯在褶皱里的小眼睛也喜滋滋的，遇上这样的好人家，是不会亏待她的，给钱自不用说，东西也要拿些的。她一面拾掇接生的家什，一面冲着大风子说：“不急的，不急的，头胎生娃娃，不疼上一阵子是生不下来的。”

两个小脚女人迈着小步子三格捣两格捣紧赶慢赶，赶到了王老槐的宅院已经气喘吁吁。望着疼得满头是汗，捂着肚子直叫唤的春娥，她们也顾不上歇息，赶紧忙乎上了。

春娥窝在炕上直打滚，把铺在炕上的褥子、布片子揪扯得哪儿都是，大风子赶紧过去铺展。

金燕老太喝着：“不要躺着，下地走咯哇，走得疼得受不了了就圪蹴（蹲着）会儿，这样娃才往下走得快。大奶奶你这是头回生娃娃，可要折腾一阵子咧。”

金燕老太进屋就先洗手，洗过手又去侍弄她的助产工具。

春娥听了她的话，刚下炕就疼得扶住炕叫着：“哎哟、哎哟喂……疼死俄咧！”

“疼是肯定的，哪有不疼就生孩子的人呀，甚时候疼得连住气了，那才是快啦，你就绕地转哇。”金燕老太自信地说。

春娥抱着肚子绕地转，一会儿就又疼得蹲下了。大风子在一旁扶着她，稍稍不疼了，又走一会儿。

等到春娥疼得蹲在地上起不来了，金燕老太才说：“行咧，上咯哇！”

大风子连拉带扯把春娥弄到炕上。金燕老太已经在炕上铺好了一张油纸，让春娥净身躺在上面，金燕老太看过满意地说：“嗯，这就快了，大少奶奶，你就听上俄的，俄说让你甚时候使劲，你就跟着使劲啊！”

春娥疼得眼泪鼻涕往外流，她甚至觉得自己很快就要疼死过去，她抓着金燕老太说：“大妈，你跟俄说句真话，你说，俄真的没事儿么？”

“有俄在你就把心放宽宽的哇！但是你得听俄的，不让你使劲你就得给俄攥住劲儿啊！”金燕老太的声音尖细，忽高忽低。

春娥疼起来，扯着油布的角使劲拽。

金燕老太忙叫着：“不敢揪，不敢揪，俄就这么一块像样儿的油布啦……”

“生完了，俄送你十块……”春娥的脸疼得扭成个苦团，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。

“谢谢少奶奶啦！”金燕老太还是忘不了给春娥手里塞个小片子，任她撕扯自己家的东西。春娥疼得实在难活，她叫喊着：“哎呀不行啦！俄受不了啦！”金燕老太大叫：“不要喊叫啦，憋足劲儿在屁股上，像痼不出个，用劲儿憋……憋……”大风子站在一旁，也跟着一起憋，憋得她满脸发紫，大小姐春娥的娃还是没生下咯。

金燕老太也是满头大汗，她稍事休息的工夫也不忘了埋怨春娥：“这都是吃得太好，又不干营生的过。”春娥叫到：“哎呀，疼死俄了，俄不生了！”金燕老太狠狼地说：“不生，就死在肚子嗨儿了。快溜的，再使一把劲儿。”

春娥像借了天力，大喊了一声，就憋足了劲儿，往下倾泻……

一阵折腾过后，“哇”的一声，屋里传出了稚嫩清脆又特别响亮的哭声，金燕老太惊喜地在屋里喊：“大少奶奶呀，恭喜你呀！是个男娃咧！”

大风子见不得主子生娃这样揪心的场面，找个机会就躲在外面。听见金燕老太的叫喊声，大风子赶紧擦了擦沁在鼻头上的汗，进屋了，看见金燕老太手捧着娃冲着她喊：“快看快看，带把的男娃啊，永和成的接班人出来了。”

大风子也跟着叫喊：“大少奶奶，快看哟，真的是个男娃呀！”

春娥觉得自己的身体正在云朵上漂浮，金燕老太的第一声喊，她觉得自己还在飘，等到大风子惊叫的时候，她才听得真切，跟着落下来。春娥看看金燕老太手中的孩子，她已经无力言语，只是在心里轻声感叹：祖宗，你总算来了！

王老槐是在回家的路上听到媳妇生了儿子的消息的。

得到自己当爹的喜讯时，他心里是好一阵热乎，心想：这个婆娘，以前以为不能生养咧，谁知这一生娃，就他娘的生了一个男娃。

这次路过大同，王老槐原本想在大同多待两天，还有许多业务要谈。听了喇嘛湾的那个车把式捎来自己已经当爹的消息后，王老槐第一次有了归心似箭的感觉。他这可是头一遭当爹啊！一想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大胖儿子，他真想立刻就回去把自己的儿子抱在怀里亲个够。

每次，王老槐带着车队到口里去送货，一走就是三个多月或者小半年。往日他很少有想家的感觉，外面的事情多，人际交往也多，随时随地都会有不可预



知的事情发生,再说又是带着这么多的人、车、货。怎么能不干经意万小心地把心提在嗓子眼上。现在不同了,他真想一蹦子就跑回家里,赶紧见一见儿子到底是甚模样啦。

到大同那天,天已经晚了,他们找了一家客栈住下,王老槐对伙计们说:“都好好歇着哇!明天咱们继续赶路。”

伙计们一听这话,当然也高兴了,离家这么长时间了,巴不得早一点回家呢,大同这地方常来,待不待都无妨。

王老槐因为自己身上揣着很多钱,身边必然跟着一个伙计,以防万一,所以,每次住店,他都和伙计德安住在一间房。

德安这小子年龄小,觉来得快,给王老槐打完洗脚水,等老爷洗脚的工夫,就“呸呸”地打起了小哨子一样的呼噜了。

王老槐一边洗脚一边思谋着,大同是他们途经的最后一个大一点的地方了,自己走了这么长时间,也没给媳妇买个什么像样的东西,现在媳妇又给自己生了一个大胖小子,怎么也应该买点礼物带回去。

德安的小呼噜还是打得富有节奏,王老槐瞥了德安一眼,不由得在心里骂:这个见枕头就着的家伙,还给当家的当保镖呢,每天他睡得比谁都香。这一路,都是自己给自己打更,每晚上都是一个眼睁着,一个眼睡着,没睡过一个踏实觉。

但是,德安有一点还算不错,对动静特别敏感,只要有一点异常的动静,他就敏感地睁开眼。这也是王老槐一直没换了他这个跟班儿的原因。

王老槐把脚拿出来晾了晾,又用毛巾擦了擦,迅速套上布袜子,穿上鞋,他穿上衣服就往外走。德安也马上就醒来了,跟在脚后就追上去。

正是光绪二十一年的大同,还算是繁华,这里是各路交通的枢纽。平时是人来人往哪儿的人都有,街道上车水马龙好不热闹。到了夜晚也算消停,来来往往的人少了许多,只有一些饭馆和几个特殊店面还开着,每家挂着一个红红的灯笼,有几个散散落落的人影在晃动。

王老槐来到一个老本家开的珠宝玉石店,这个本家人跟老槐不光是老乡,还能沾上那么一点点亲属关系。王老槐过来时,店铺已经关了,王老槐敲了敲店门,说出自己的名字,店主马上就提着马灯出来,打开了店门。

王老槐进来就说:“掌柜的,抱歉啊,这么晚打扰你。”

王掌柜笑着说:“都是自家人,客气啥?不过你要是再早点来,咱们俩还能

喝两口烧酒咧。”

王老槐满脸堆笑，歉疚地说：“哟，这次也没给你带点烧酒，真是不好意思。”

王掌柜说：“你上次带的酒还没喝完呢，等酒喝没了，我自然会跟你要的，你放心好了。”

王老槐笑着点头，然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今天到得晚，想给老婆买点东西，所以就扰到你这来了。”

王掌柜笑着：“哈哈，来了就好，像你这样的客户，多晚来都给你亮灯笼。”

王老槐又忍不住说：“人家给咱生了一个大胖小子，你看俄应该给人家买点甚啦？呵呵。”

王掌柜抬手抱了抱拳：“大掌柜喜添贵子呀，恭喜恭喜！想挑什么成色的物件，随便你。”说罢，王老板又点上一盏煤油灯，大喊一声：“小子哎，上茶来哟！”

玉石店这个伙计能从掌柜的语气中听出来客的身价和分量，什么样的客人上什么样的茶是他必修的本领，如今听出是大客户来了，立即大声地答应：“来啦！”然后颠颠地去沏茶。

王老槐挑了半天，怎么也定夺不下来到底买啥。这时候，店里来了一个高个大汉，看情形跟玉石店的王掌柜也很熟，王老槐从他口音里听出来这个人是个蒙古人，也是来给老婆买礼物的。

玉石店王掌柜的脸上此时真是乐开了花，本来白天的生意就没多大起色，关门的时候还有点沮丧，谁知关了店铺却来了两个大客户。真是天上掉馅饼啊！他赶紧又点着一盏煤油灯，喜笑颜开地伺候来客。

王老槐挑物件总是在翡翠上下功夫，而那个蒙古族大汉却总是在珊瑚和蓝松石上下功夫。一会儿这边喊：“老板，拿这个给我看看！”一会儿那边喊：“老板，拿这个给我瞥一下。”老板忙得不亦乐乎。

王老槐拿起一个翡翠手镯，看了又看，有些放不下手了。

王掌柜过来紧气介绍：“哎呀！兄弟，你可真有眼力，这只手镯是我这个店里尚好的物件，你看这色泽，这水头，这可是上等的好翡翠啊！”

王老槐看了看手镯的口径，感觉媳妇的手腕有点细，戴这个手镯恐怕大了点，他拿着这个手镯，放下舍不得，不放下，又觉得有点缺憾。

一见王老槐拿着手镯犹豫不决，王掌柜还是不停地推销：“这只手镯是我些年上的货，上价不算太高，如今早就升值了。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啦！您要是要的话，我就少挣点，就卖你三锭大银怎么样？”

王老槐估摸这个手镯也就值个两锭大银，如果王掌柜开口就要两锭大银的

话，老槐还想考虑考虑呢，现在他开口就是三锭大银，平素关系不错，不好意思磨着讲价钱，于是，他把手镯放下了。望着王掌柜失落的神色，王老槐心中窃喜，嘴上说了一句：“这个镯子口有点大，我媳妇恐怕戴不了。”

王老槐这边刚把手镯放下，在一旁的蒙古大汉就冲上来，一把抓住那个手镯说：“这个，我看看。”

王老槐看了看那个蒙古大汉，歪着嘴角悻悻地笑了。

这个蒙古大汉把手镯拿在手里，迎着煤油灯仔细看了看，然后冲着王老槐笑着说：“这个，你不要，我，要了。”他连价也不还，就从怀里掏出了三锭大银。然后如获至宝地把这个手镯包了又包，心满意足地走了。

王老槐放弃那个玉镯的时候，还没觉得怎么珍贵，如今玉镯被别人拿走了，竟然有种失落的感觉。他也没有心思再仔细挑了，随意拿了一个翡翠如意挂坠草草了事。

喇嘛湾的槐树都开花了，开得那么娇艳，开得那么芳香，开得那么从容。它一簇簇、一串串尽情地绽放，像是一群蝴蝶被一条绳子捆绑在一起，挣脱绳索飞翔，是它们不懈的梦想……

月子里的春娥，闻到槐花的香味，就馋得央求大风子：“大风子，给俄做顿槐花糕吧，哪怕吃一顿槐花馅饺子也行。”

“使不得呀大小姐！人家都说月子里不能吃哉（这）东西。”

其实大风子早就看见喇嘛湾人在槐树下铺了一块单子，拿着长长的棍子往上捅，让槐花落下来，好拿回去做点甚。她问过老辈人，他们说月子里不能吃槐花。不然，大风子也还真想着用槐花拌点白面，蒸着吃。想起白面槐花蒸糕，大风子的嘴里都淌水了。

孩子出生已满三天了，大风子整天不离人地照看着春娥，心里也盼着金燕老太过来给孩子“洗三”。“洗三”是喇嘛湾人养娃娃的习俗，而且，还特别的讲究。大风子心里还有一个不愿说破的秘密，她是跟着春娥一起嫁过来的，来到喇嘛湾后，王老槐托媒人给说的婆家，嫁了人家。只是结婚后，一直也是没有生育，婆家人都心里犯嘀咕，说这生育的事还能传染么？怎么小姐不生养，她也不生养？想着春娥怀孕了，大风子也能跟着怀上，这气儿小姐都已经生了，她却一直没有动静。想借倒“洗三”水的吉利，给自己沾点喜气，好让自己赶紧怀上个娃。

金燕老太接生那天得了不少好处，“洗三”这样的事业，也不会白忙乎。今

天一大早,金燕老太顾不得怎么洗漱,早早地赶了过来,给孩子“洗三”。

王老槐家的大宅子门上,也早早地挂上了红布条、红辣椒、蒜把子,就是要告诉外人,这家有了产妇,不让外人随便进。

王老槐他爹食馒也一大早就把槐枝和艾叶准备好了,夹在胳膊窝里,早早地蹲在大儿子家的门口,也不敲门,就等金燕老太来,一起进门。

金燕老太老远见到食馒就嚷嚷:“哎呀俄说永和成的大疙蛋,你咋在这儿圪蹴着(蹲着)呢?”

食馒这才站起来说:“等你了哇!”

“客气甚咧!咋不快进屋看孙子呢?”

“大小子不在家,想看孙子也不便宜,到现在还没看上一眼孙子呢。”食馒这样嘟囔的同时,也觉得委屈,声音越来越小。

“滋滋,真是个讲究人呢。”金燕老太和食馒一脚前一脚后地进屋了,一进春娥的屋,食馒突地窜到前头,望着自己的大孙子就呵呵笑,笑着笑着,眼泪就笑出来了。

“哟呵呵,看那见到孙孙的这个样子啊,日漾儿的(高兴的),老爷子,生这个孙子可真的是不容易啊!你问你家媳妇,这个孙子可是难生着呢?别忘了这可是俄的功劳啊!”金燕老太早就把食馒的红包算计好了,接生那天没见着老汉,但是她知道,这个红包也是早早晚晚的事。

食馒赶紧抹了眼泪,从怀里掏红包。

大风子打好了一盆温水进来,金燕老太把槐枝和艾叶在水里蘸了蘸,用手洗遍了孩子的全身。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:“送子娘娘,保佑孩子一生平平安安,没病没灾的……”洗毕,又拿来了小房的秤砣,在孩子身上轻按三下,叫“压千斤”,祝愿孩子长大以后能肩负重任,成为王家的栋梁。

等金燕老太把“洗三”水用完了,大风子赶紧把“洗三”水端到一边,不歇气地往自己身上淋,盼着借着大小姐的喜气,也怀上一个。金燕老太忙乎完了,还不住地提醒:“怎么也得给大当家的捎个话哇,这头生儿怎么也得喝喝满月酒哇!”她还惦记着大掌柜王老槐的红包呢。

王老槐带着一班人马一大早就上路了,过了大同走出不远就进入了草原。王老槐最喜欢走这段路,大草原辽阔无垠,一望无际,满目皆是绿。而且绿得开阔,绿得舒心,绿得沁人心扉。每到这里,王老槐就感觉自己像进入天堂一样,神清气爽,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畅快,感觉身上所有的不如意都可以抛在脑后,甚



至烟消云散。他曾多次感谢他的祖先到口外来创业。在这个地方,王老槐时常涌动着要把永和成做大做强、大展宏图的热望。

王老槐骑着马走在队伍最前面,他劲头十足,两腿夹紧了马,马顿时感应到主人的心思加快了脚步,后面的车队也跟着加快了步伐。

后面车队上,不知是哪个也高兴了,撒着欢儿唱开了高亢激越的山西梆子,王老槐放慢了脚步,扭着头对后面的人喊:“有没有会唱蒙古歌的?这时候听一首蒙古歌才来劲儿呢!”

后面的人好像没听清楚王老槐的话,也许,还真没有人会唱蒙古歌,他们依然还唱着梆子。

王老槐心里想,莫不如以后我自己学两首蒙古族的歌?可是,他在脑子里把自己听过的蒙古族歌曲都回顾了一遍,很难找到人家蒙古人唱歌的感觉。他无奈地叹道,咱是拿不出那个味呀!

后面马队突然有怪异的声音传来,不知哪辆车出事了。王老槐返回去一看,是有辆车的车轴坏了。王老槐这时才有些后悔,在大同的时候,应该把所有的车都好好检查一遍,不应该这么急匆匆地往回赶,这是出门的大忌啊!

王老槐冲着车把式大喊了一声:“还能修么?”

这个车把式知道自己的车出事,心里过意不去,就硬撑着说:“能。”

王老槐又冲着车队大声地喊道:“那就原地休息吧,等修好了再走。”

车队原地休息了,王老槐自己骑着马往草原深处溜达,德安赶紧在后面跟着。王老槐也着实累了,他想找一块合适的地方睡一会儿。草原上难得一见的就是树,前面恰好有一棵不算高大的树,王老槐从马上拿出一块羊皮铺在草地上,然后躺在上面。

德安也不靠到跟前,只在不远处停下,坐在那等着掌柜。

王老槐竟然很快就睡着了,睡得特别踏实,这是他出门许久以来睡得最踏实的一觉。等他醒来的时候,才发现夜幕已经降临,他在责怪自己:怎么睡得这么久?怎么睡得这么沉?他冲着远处的德安大喊了一声:“德安,你小子是不是也睡着了?怎么不喊爷一声?”

德安赶紧跑过来说:“掌柜的,我冤枉啊,这么荒远的地方我可没敢睡呀!是,是因为,那边的车还没有修好。”

“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修好?不会修车早说话啊!”王老槐那核桃眼一瞪起来也挺怕人的,德安赶紧把马牵过来,不敢正眼看他的脸。

王老槐骑到车队这边,一眼就看到修车人满头大汗无可奈何的样子,他把